周禮補注

周禮補注卷二

旌德呂飛鵬雲里學

地官司徒

掌邦教注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　今文尚書百姓不親五品不訓鄭本此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注老尊稱也王置六鄉三人也三公者内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　案三公尊爲帝師無爲司徒屬官之理江氏永云鄉老是三公之致仕者行鄉飲禮當爲遵有無不定故附見於鄉大夫而

無職掌老而稱公者史記新城三老董公項籍傳有南公服虔注云南方之老人也畦宏傳有巖公師古注云長老之號是其證也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馬融傳云遂以爲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周禮廢典　疏云六鄉則卿六人各主一鄉之事然總屬司徒非六官典兼鄉大夫知者以鄭注大司馬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旣六官六鄉並言故知別置飛鵬案六鄉之吏卽此經鄉大夫以下也大司馬疏云選於六官者謂王朝六卿又別言六鄉之吏者據六鄉大夫及州長黨正賈景伯謂冢

辛以下是以王朝六卿兼六鄉大夫非也

注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　疏言此者破賈馬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注云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飛鵬案此經言大夫彼注言士蓋指諸侯之州長黨正而言故與此異

縣師注主天下土地人民巳下之數　江氏永曰縣師雖道掌內外地域而所主實爲家稍縣都及其閒之公邑三等稍地縣爲中故舉中以該之注謂縣師主

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非也天下土地人民自有職方氏掌之亦但知其數要耳其詳數自在列國諸侯若縣師者上士中士止六人豈能一一稽之又四郊以內之人民田萊等自有鄉遂之官稽之亦非縣師之職

保氏注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　鄭志趙商問案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玆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荅曰周公左

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

司門　干寶注如今校尉劉昭續漢志注　案續漢志城門

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鄭

注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葢謂此

每門下士二人　干寶曰如今門候劉昭續漢志注　案續

漢志每門候一人六百石

掌節　義宗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通鑑音注

土訓注鄭司農云訓讀爲馴　惠棟曰訓與馴古今字

史記五帝紀云帝堯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又

殷本紀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後漢書又作訓古文作悉俗作遜　萬石君傳馴行孝謹亦作訓易坤初六象曰馴致其道鄭注云馴從也徐爰音訓

迹人　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是春秋時猶有是官也

丱人注丱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　說文云磺銅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穬徐鍇曰銅鐵之生者多連石也周禮作丱段玉裁云各本此下出丱篆解云古文礦周禮有丱人案周禮注云丱之言礦丱非磺字也凡云之言者皆就其雙聲疊韻以得其轉注假

借之端丱本說文丱字古音如關亦如鯤引伸爲總角丱兮之丱又借爲金玉樸之礦九經字樣曰丱丱上說文下隷變是說文丱字作丱唐時不誤今時說文作丱不作丱則五季以後據字林改說文者所爲也說文旣無丱淺人於石部妄增之丱果是古文礦則鄭何必云之言礦何必云此官取金玉於丱字無所用哉

春人女春抌二人注抌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抌　鄭注有司徹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云桃讀如或舂或抌之抌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桃作抌飛鵬案毛

詩作揄韓詩作抌說文作舀云抒臼从臼爪聲詩曰或簸或舀或从手宂作抭徐鍇曰周官有女舂抌謂抌臼中米也

饎人注故書饎作饌　說文饎酒食从食喜聲或从巸作𩞁或从米作糦　案特牲注炊黍稷曰饎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饌是鄭以饎爲今文其箋詩七月大田諸章云喜讀爲饎則又假喜爲饎也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　疏案漢蕭何收秦圖籍知天下阨塞廣遠至後漢乃有司空郡國地圖　漢制攷武帝元狩

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三王淮南王安與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疏謂後漢乃有蓋攷之未詳也光武披輿地圖指示鄧禹建武十五年封皇子大司空上輿地圖馬援曰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肅宗建初中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

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　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本疏

墳衍　方言墳地大也青幽之閒凡土而高且大者謂之墳

原隰　釋文原本又作邍　說文云邍高平之野人所登从辵备彔闕原徐鍇云水所出爲原故卽爾雅廣平曰邍今周禮有邍師猶此邍字爾雅則變爲原也許愼闕之義不盡知鍇以爲人所登故從辵登而上故從夂夂止也春秋左傳曰原田每每詩曰周原膴膴故從田未知何故從彔也

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曰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　魏書劉芳傳芳以社稷無樹上疏曰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

木鄭元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元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五經通義云天子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柰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尙書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大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

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惟誠社誠稷無樹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尙書逸篇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　案鄭注論語問主云田主謂社則此經田主亦當爲社稷之主故後鄭釋之云后土田正之所依蓋田神卽后土田正之神非后土田正之外別有田神也孔穎達甫田疏引大司徒注而云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彼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

稷不得有神農其說審矣賈疏云田主爲神農以神
農爲田主后土田正二神悉依之同壇共位非也

動物　案五地本於五行五行之蟲乃五地之動物也
素問五常大論曰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
曰審平水曰靜順敷和之紀其化生榮其蟲毛升明
之紀其化蕃茂其蟲羽備化之紀其化豐滿其蟲倮
審平之紀其化堅斂其蟲介靜順之紀其化凝堅其
蟲鱗又曰厥陰司天毛蟲靜在泉毛蟲育少陰司天
羽蟲靜在泉羽蟲育太陰司天倮蟲靜在泉倮蟲育
陽明司天介蟲靜在泉介蟲育太陽司天鱗蟲靜在

泉鱗蟲育或作耗訛也據此則厥陰屬木山林得木之氣故動物宜毛物太陽屬水川澤得水之氣故動物宜鱗物少陰屬火丘陵得火之氣故動物宜羽物陽明屬金墳衍得金之氣故動物宜介物太陰屬土原隰得土之氣故動物宜倮物

皁物注鄭司農云柞栗之屬今世閒謂柞實爲皁斗大雅柞棫拔矣箋云柞櫟也唐風集于苞栩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小爾雅云柞之實謂之橡說文栩柔也从木羽聲其實皁一曰樣又云樣栩實

繫傳曰今俗書作橡又云草草斗櫟實一曰橡斗飛鵬案說文無皁字草即皁字橡本作象皁斗一名象斗掌染草云藍蒨象斗之屬是也胡承珙云橡似栗而圓近蒂處有梂蘽自裹謂之象斗可用以染其實如小栗而微長者爲杼與橡相似而微異要之皆柞實也據此則柞似栗故先鄭以皁物爲柞栗之屬

膏物　禮說云五地之植物穀爲先山海經曰都廣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言味好皆滑如膏也然則川澤宜膏如都廣之野矣據此則膏讀如字

臝物　江氏永曰臝物宜原隰自當如月令倮蟲屬中

央以無羽毛鱗介者爲贏鄭注以虎豹貔貙之屬釋之誤矣

九等注九等騂剛赤緹之屬　案九等左傳以山林藪澤京陵淳鹵疆潦偃豬原防隰皐衍沃之地分爲九等江氏永云九等當如禹貢分田爲九等小司徒乃均土地注云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疏云二人三人四人是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是中地之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之三等此經惟言七六五者據中地之三等則知有上地下

地之三等若然則與禹貢九等之田合江氏說可從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　張衡靈憲曰天有九位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懸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飛鷁案此說與鄭義合　惠士奇曰劉宋元嘉十九年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景出表南三寸二分計交州去陽城萬里而景差一尺一寸八分是八百四十七里有奇而景差一寸也梁大同中金陵測景夏至長一尺一寸七分强後魏永平元年當梁天監七年洛陽測景長一尺五寸八分計金陵去洛

千里而景差四寸是二百五十里而景差一寸也由金陵至洛如自堂塗上堂階故路近而差多由陽城至交如從山頂下山足故路遠而差少千里一寸非其實矣唐開元十二年滑州白馬縣測景夏至尺有五寸七分南至汴州浚儀百九十八里有奇景長尺有五寸微强又南至許州扶溝六十七里有奇景長尺有四寸四分又南至豫州上蔡武津百六十里有奇景長尺有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景差二寸有餘葢因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故晷景隨之而變先儒以為王畿千里景差一寸直以

率推非得之表候也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　易通卦驗曰冬至晷長丈三尺春分晷長七尺二寸四分夏至晷長尺有四寸八分秋分晷長二寸四分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注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　劉焯云今交愛之州表北無景計無萬里南過戴日倍一行云距陽城而南使直路如弦至於日下蓋不盈五千里

洞之地中　馬融云地中洛陽李淳風周髀筭經注　淮南子曰都廣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蓋天地之中注日中

時日直人上無景暑故曰天地之中　惠棟曰此與易理合坎離居中故都洛

乃建王國焉　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書疏

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　禮箋大司徒以里數制邦國之域以室數制都鄙之域凡制里者室之增減不定計室者里之廣狹亦不定也里數不定故都鄙不著里室數有定故都鄙無餘夫

不易一易再易　通典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

去幾注鄭司農云關市不幾也元謂去幾去其稅耳

案司關職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司市職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後鄭葢據此以破先鄭之義故直云去其稅耳

多昏注鄭司農云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　詩召南野有死麕傳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正義曰五禮用鴈唯納徵用幣無麕鹿之肉以凶荒殺禮用之此可爲娶不備禮之證

乃施斂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斂其所治民　禮箋大宰大司寇兩職挾日而斂之下均無別出之文而

此經乃施敎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敎其所治民與下經爲目下乃條其敎法比閭族黨州鄉者六鄉之法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者六鄉之敎大司徒施之於邦國都鄙使以敎其所治民是則人邦國都鄙如六鄉制著於此矣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通典引康成注閭二十五家云云以爲此總謂郊內者也

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注保猶任也　案說文匕部𠤏相

次也徐鍇曰五家爲𠦒也使之相次比也十其總率也桂馥云係正作𠦒史記商君列傳令民爲什伍索隱引劉氏云五家爲保十家相連也相比相連卽相次義

孝友睦婣任恤　徐鍇說文繫傳通論善事父母曰孝故於文子承老爲孝孝子能錫其類故過槁木必趨之見老者必敬承之也善兄弟爲友又同志爲友友右也相佐佑也故於文又又爲友兩手相順也兄弟之齒鴈行也兩手相承爲火異志相成也兩手相順爲友兄弟一體也朋友雖切磋其志歸於順也親九

族曰睦睦从目順之也九族之內心不一者猶當目順之也於文目坴爲睦坴睦聲也古文囧光爲睦親於外婣曰婣婣者女之所因也女因媒而親父母因女而親也故於文女因爲婣古文女𣎆爲婣𣎆婣聲也信於朋友曰任任者可保任也君子旣壯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君亦當任用之故於文人壬爲任振貧老曰恤恤者憂也收也心戚然而慘惻之也心哀痛而收之若己身之有患焉故於文心血爲恤血恤聲也飛鳧案通論以孝友睦婣任恤綴屬成文蓋本周禮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鄭司農云或謂歸于圜土　案史記曰有邦有士今呂刑作土周頌曰保有厥士正義作土

肆其肆注士喪禮曰肆解去蹄　釋文肆託歷反注肆解肆去同　案彼經云四鬄注云鬄解也此云肆解鄭蓋以義讀之以此肆當彼鬄非以肆當彼四也賈疏云肆解也小子職注亦云肆讀爲鬄紹基案注引大喪禮蓋以肆易鬄當作四肆去蹄賈氏作疏時已有誤作肆解去蹄者因上句肆解骨體而誤也釋文肆去二字足正其誤

小司徒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鄭司農云五家爲比

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　後漢書安帝紀
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
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注東觀記曰方今八月
案比之時謂案驗戸口次比之也　案淮南子時則
訓三月官鄉注云三月料民戸口故官鄉也據此則
漢之案比亦或以三月

以起軍旅注伍兩卒旅師軍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
軍令者也　義宗曰鄭注周禮軍旅之數云此先王
因農事而定軍令也天子有六鄉六遂故有十二軍
諸侯三鄉三遂故有六軍次國二鄉二遂故有四軍

小國一鄉一遂故有二軍鄉爲正軍遂爲副倅故云天子六軍諸侯大者三軍次者二軍小者一軍皆據正軍而言不數副倅玉海

以令貢賦　義宗曰天子畿內稅民之法有二一曰貢二曰賦貢謂有職任而收其稅賦者計其可任而口率其錢諸侯貢稅雖俱什一而郊內郊外收籍不同玉海

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

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禮箋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八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

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牽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羨之卒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

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
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
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漢書刑法志因井田
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
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
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
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
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
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
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

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　許慎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

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王制正義飛鵬案異義與漢志合據此則一成之地方十里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十六井定出賦六十四井同方百里定出賦六千四百井鄭注云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與漢志異義合而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則與漢志異義不符葢未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之數計之故

於出田稅之外皆謂溝涂也又云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巳與前說相矛盾依鄭義一成之地出稅治洫之數計之當云一同之地六千四百井出田稅三千六百井治洫治澮江氏永云司馬法通成終同封畿以十起數計里也小司徒井邑丘甸縣都以四起數制賦也甸與乘古字通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卽丘甸左傳艮夫乘衷甸卽衷乘因一乘當用四馬其制成於六十四井

故皆以四起數此與計里之法本不相通而亦可相通者井田與道里有實數有虛數也詳見疑義舉要穆案甸與乘古字不通其得相段者以皆由四得數義得轉注也

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　義宗曰周制天子六鄉六遂諸侯大國三鄉三遂小國一鄉一遂鄉及遂各萬二千五百家鄉內則立比閭族黨州鄉之名遂內則立鄰里酇鄙縣遂之名俱有六等異其屬官之名者別內外也然居郊之內而非鄉民者謂之廛里邑之士居郊之外而非遂民者謂之公邑鄙之人六鄉六遂及公邑之法則不爲井田

都鄙采地之制則爲井田遂人所造溝澮者是鄉遂之制小司徒所造丘甸者采地之法玉海

鄉師共茅蒩注鄭大夫讀蒩爲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　案說文云藉祭藉也蒩茅藉也許說與鄭大夫同鄭大夫讀蒩爲藉葢訓其義非易其字也後鄭讀如字引士虞禮增成其義葢謂此經之蒩即士虞禮之苴也又引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葢謂既祭束而去之者非虛棄也必當藏之故引守祧職文以明當藏之義非以茅蒩爲隋也

與其輂輦　干寶注對輂曰輦劉昭續漢志注

及窆　說文云堋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

朝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

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　鄭注載師云宅

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

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

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　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

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

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

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謹案五經說各不同是無

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大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耶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王制正義飛鵬案鄭駁異義解征之云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與注大宰云賦口率出泉互異此經注云晚賦稅而早免之早賦

稅而晚免之亦不以征爲胥徒也

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馬融云和志體和容有容儀主皮能中質和容合雅頌興武與舞同論語注　據此和容之容馬作頌頌容古字通說文頌皃也徐鍇曰此容儀字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通作頌後人因爾亂之定以此爲歌頌字籒文作額　子凌子曰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葢取其中也

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旣取其容體比於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葢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葢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鄭氏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葢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或者謂鄉

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卽指第二次射也或者又謂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謂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正皮侯謂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以賅布亦散文則通之義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　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祭法正義)飛鵬案說文云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爲社異義當同此說故鄭引此經以駁之其注祭法云大夫不得特立

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

黨正春秋祭禜　鄭注大祝云禜謂營酇所祭　說文禜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從示從營省聲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鄭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

族師春秋祭酺　詩良耜箋云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

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孔疏云鄭於小司徒注雖以酺步爲疑而以酺爲正故此以酺言之蝝螟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爲災害故祭以比之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酬卽此合醵也鄭知祭酺必有飲酒合醵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卽云春秋祭酺亦如之是於祭酺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爲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

祭酺必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酬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此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爲須合錢也唯族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師之法

入閭爲聯　鄭志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入閭鄭荅幷之爲聯耳本疏

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鄭志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否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荅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敕之法康誥之時周

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本戴

閭胥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說文觵兕牛角可以飲者也从角黃聲其狀觵觵故謂之觵

封人設其楅衡注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　詩閟宮傳云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箋云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觝人也與此注異義孔疏云以楅衡爲一者無文故兩解也說文云楅以木有所逼束徐鍇曰楅衡以防牛觸人故以一木橫於角耑也衡橫也說文云衡牛觸橫大木其角飛鵬案說文木部桊牛鼻中

環也从木桊聲葢所以穿牛鼻者疑卽所謂衡也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鄭衆解詁雷鼓六面靈鼓四面路鼓兩面　聶崇義三禮圖　賈逵云晉鼓大而短　考工記注　說文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从壴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六鼓靁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皐鼓晉鼓皆兩面飛鵬案許說與後鄭同與先鄭異

以金錞和鼓　干寶注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以手震芒其聲如雷

以金鐲節鼓　三禮圖云鐲今之鈴其匡銅爲之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北堂書鈔

凡軍旅夜鼓鼜注鼜夜戒守鼓也司馬灋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眴　鼜說文作䤈云夜戒守鼓也从壴蚤聲禮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讀若戚案許所引大鼓爲大䤈之誤發明爲發眴之誤鄭注所引晨戒當作戒晨說詳阮氏校勘記許讀若戚葢擬其音也杜子春注眂瞭讀鼜爲憂戚之戚則易其字矣

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案康成未釋帗舞

而於羽舞則曰形如帗於皇舞則曰亦如帗則帗舞與羽舞皇舞同矣說文云翇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从羽犮聲讀若紱是翇爲正字帗爲借字

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旱暵之事謂雩也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𦏲或爲義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　說文𦏲樂舞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說與司農合又雨部雩或作𦐇云雩舞羽也故或从羽據此則𦐇爲雩之或體惠士奇謂𦐇猶𦏲誤矣　續漢志立土人舞僮二佾注引周禮曰𦏲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元曰𦏲赤草染

羽爲之也旱暵注陽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之

飛鷗案此與今本周禮注互異　干寶注赤草染羽

以爲翌實基謹案司巫疏云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舞師謂野人能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女巫論語曾晳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

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騂牲赤色

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司農云黝讀爲幽黑也元

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　南齊志建武二年何

佟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元云

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

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

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卽南北郊矣前軍長史劉緡議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不句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尙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尙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飛鵬案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據此則禮天圜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牲矣康成此注則云

祭地北郊用黝牲祭天南郊用玄牲與宗伯職異義

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鄭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　桂馥引說文終下云絿絲也謂求牛之求當爲絿飛鵬案爾雅釋詁云求酋在卒就終也後鄭蓋本此

充人展牲　干寶注若今夕牲劉昭續漢志注　飛鵬案干注與鄭義同　漢制攷丙吉子顯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顏師古注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

載師掌任土之灋注任其力勢所能生育　案易地勢

坤廣氏注勢力也

近郊之地遠郊之地　魏書劉芳傳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詩魯頌駉箋云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飛鵬案鄭蓋以坰野爲遠郊也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說文䣊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从邑肖聲周禮曰任䣊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

畺地易地　隸釋呂君碑愼守畺易盖用此文 案洪氏諱愼爲謹　說文畺界也从田田三其界畫也或从彊土

注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　鄭志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鄭荅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畞一易家二百畞再易家三百畞相通三夫六百畞立遂之民上地家百畞萊五十畞中地家百畞萊百畞下地家百畞萊二百畞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畞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畞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 本疏

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異義第五

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晦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原注當云六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觔原注當云一百六十斗釜米十六斗謹案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元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爲常

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畮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本疏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注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　鄭志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家之稅粟未達罰之云

爲之旨輕重之差鄭荅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本疏穆棠鄭荅云云文有脫誤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鄭志劉炎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荅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筭斂在九賦中者也又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入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

能審也鄭荅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筭故言耳本疏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　禮箋鄉遂之外甸稍縣都皆有公邑其域內連郊里外比邦國而家邑小都大都之地又牙錯其間故縣師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謂與公邑相連比者縣師主辨其地域非縣師所掌得內及郊里外及邦國都鄙也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禮箋夏官量人

掌建國之法造都邑亦如之是量其地者量人職也
地官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
之封域者亦如之是制其域者封人職也於公邑之
地造都鄙縣師掌公邑之地域故于其造都鄙也亦
掌其事
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
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詩大雅篓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
均人公旬注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　案今詩作
昀昀鄭引作營營葢韓詩也詩大雅江漢來旬來宣

箋云旬當作營說文無⿱𤇾田字宮部營从呂熒省聲是⿱𤇾田營為同聲字旬可讀作營亦可讀如⿱𤇾田也內則旬而見鄭讀均而見是又旬讀為均之證穆案此即營環貫繯通假之理

師氏掌以媺詔王　馬融曰媺媺道也告王以善道師者教人以事而諭諸德者也通典

以三德教國子　馬融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通典

至德以為道本　馬融曰至德者中德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失中庸則無以至道故曰以為

道本 通典

孝德以知逆惡　馬融曰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爲也 通典

友行以尊賢良　馬融曰教以朋友之行使擇益友 通典

順行以事師長　馬融曰師德所不如也長老者 通典

保氏養國子以道　馬融云道六藝 御覽

九數　馬氏注今有重差夕桀 本疏　少儀正義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重差夕桀各二篇　漢制攷鄭元傳通九章筭術注周公所作也凡九篇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均輸方程傍要盈不足句股馬續傳善九章筭

術注劉徽九章算術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盈不足七方程八句股九並無重差夕桀劉徽九章算經序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記稱隸首作數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名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以重差為率故曰重差也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衰分差也以御貴賤稟稅四少

廣以御積冪方圓五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均輸以
御遠近勞費七盈不足以御隱雜互見八方程以御
錯糅正負九句股以御高深廣遠梅福傳齊桓之時
有以九九見者唐藝文志劉向九章重差一卷
軍旅之容注軍旅之容闞闞仰仰　案仰與皇莊瞻翔
堂爲韻仰古作卬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說文作卬
止卬與行叶也
司諫正其行而强之道藝注强猶勸也　案說文弓部
彊弓有力也力部勥迫也强訓爲勸有迫人之義當
以勥爲正字今則省作强而勥廢矣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　馬融云難謂相與爲仇也御覽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注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

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　鄭志趙商問

調人職稱父之讎避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於此不

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

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

見讎而不討於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

不報和之而已紹基案句上蓋有豈宜二字誤移在何爲和之句下子夏曰居

父母之讎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

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

豈宜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惑少蒙解說荅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乎子之所云偏於此義本疏　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巳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謹案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本疏又禮記曲禮正義

凡殺人而義者　會稽典錄董黯家貧採薪供養母甚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其母甚瘦不孝子疾黯母肥嘗苦之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家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免飛鵬案鄭注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爲得其宜殆此類與

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異義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婚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謹

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所以重繼嗣也禮記昏義疏又詩摽梅正義　通典男女昏嫁年幾議曰鄭元據周禮穀梁逸禮本命篇男必三十而娶女必二十而嫁王肅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爲男十六可以娶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十言其極耳王鄭之說義並未明今案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卽衆庶之禮也服經爲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而昏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歲後

皆可嫁娶矣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案詩召南行露箋云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娶時也下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摽有梅傳云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唐風綢繆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之

彖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昬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陳風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與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康成以二月爲嫁娶之期葢據此經而言惟於行露箋引此經令會男女幷及無夫家者若然則無夫家者卽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而言不必定爲鰥寡也近世汪氏中云會讀若司會之會會之者計之也鰥寡有不能自存者以告於上以門關之財養之說詳述學

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　漢制攷張平子西京賦廓開九市

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
注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
道東史記褚先生曰臣爲郎與方士會旗亭下
販夫販婦爲主注朝資夕賣　盧文弨曰今時居貨以
待售謂之置古則謂之資語有輕重耳疏云資若冬
資絺夏資絺之類則資者朝買資之至夕乃賣故以
資言之今本改作冬資絺夏資絺則以吳越春秋冬
則資絺夏則資皮語故易之然大賈多錢始能豫儲
以待時非販夫販婦之所能效也且疏之意只以釋
資字義耳意不主乎絺絺故不引成文

以璽節出入之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　漢制攷

左傳正義云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

廛人紋布總布　案戴師注先鄭引廛人職作次布儳

布

凡珍異之有滯者注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腐敗

釋文臞又作臞音稍　疏考工記梓人云大胸臞後

臞是細小之義故云瘦臞飛鵬案疏所據鄭注葢作

臞釋名臞晉約少之言也太平御覽引作臞瘦疏義

葢本此

泉府以國服爲之息　禮箋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

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于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市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于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毋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

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賈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

司關以節傳出之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　漢制孜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注傳信也若今過所也

釋名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

掌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

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

小行人疏言達天下之六節者據諸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內也 賢基謹案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注云此謂邦國之節也疏云對掌節所掌者兼主王國之節注又云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內也蓋對此經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而言故云異於畿內也

告金也 干寶注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 劉昭續漢志注

以英蕩輔之 干寶注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 劉昭續漢志注

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風俗通周禮五家爲鄰四鄰爲里里者止也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舊

欣通其所也劉昭續漢志注

以興耡利甿注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

說文耒部耡下云殷人七十而耡耡藉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耡利萌飛鵬案孟子作助許引作耡耡助古通用字耡訓藉稅蓋釋孟子之義此經注云起民人令相佐助故許君以爲引申之義

以彊予任甿　詩載芟箋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

注變民言甿異外內也　案說文引周禮作萌爲是段玉裁云宋本周禮音義詩衛風正義白帖所引周禮

皆作氓開成石經詩禮字始作甿但以漢人訓詁之法求之必當曰變民言萌萌猶懵草木始生曰萌故訓曰懵若氓則毛詩說文訓曰民也鄉遂孰非民者而乃云異外內乎說詳漢讀攷

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禮箋此與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制不同縣師辨田萊與此合餘夫在公邑遂人又實頒其田里是遂人掌邦之野兼主公邑甚明

注廛孟子所云五畮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　案此及載師閭師疏皆載孟子增一麻字梁書張充與王儉書有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句

凡治野注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　案匠人疏引此注云若以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與井田之一同爲一澮者異矣故此疏云溝澮稠多也

帥六遂之役　馬融傳云逵以爲六遂爲十五萬家絚千里之地周禮廢興

遂師抱磨　校勘記引困學紀聞云遂師抱歷音歷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磿室徐廣注磿歷也戰國策新序作厤室蓋古字通用　惠士奇曰磿當作秝說文秝稀疏適也从二禾讀若歷適者適均呂覽辨土篇曰稼疏而不適謂分布不均故二禾相比稀疏乃適也然則執綍者千人分布於六綍如禾稼有行勿使疏勿使密遂師巡行校錄執書數之名曰抱秝秝借爲磨得其聲失其義矣

及蜃車之役注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　鄭注雜記載以輲車云輲讀爲輇或作槫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

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
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又注旣夕記遂
匠納車于階間云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
出設前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注耡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
室　漢制攷金石錄漢都鄉正街彈碑在汝州界故
昆陽城中其歲月略可覩蓋中平二年正月而其額
題都鄉正街彈碑莫知其爲何碑也水經魯陽縣有
南陽都鄉正衛彈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
碑隸釋亦以爲衛彈碑蓋未攷此注也酸棗令劉熊

碑云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
注牛耦亦可知也　漢書食貨志耕耘下種田器皆有
便巧用耦犂二牛三人
鄰長掌相糾相受　案漢書食貨志鄰長位下士春秋
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左塾鄰長坐於右塾畢出然後
歸夕亦如之蓋謂此也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　釋文斂力豔反　盧文弨
攷證經文云掌斂野之賦絶句斂薪芻又句則陸氏
當出掌斂二字音力豔反下當有下及注同四字今
皆不然竊疑陸所見經文當本是掌野之賦斂薪芻

爲句注中云所斂野之賦語有錯綜正釋賦斂二字不可因此遂謂掌下必當有斂字也今注疏本正文皆作掌斂音義删去賦字後人無從別之

草人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

案管子地員篇赤壚歷彊肥五種無不宜蓋言埴剛也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注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爲堆故曰屯土蓋言墳壤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蓋言渴澤也五纑之狀彊力剛堅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

瘠纑壚殖埴同聲葢言壚埴也壚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肥壏猶彊也葢言彊檗也檗壏古字通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脤葢言輕㬟也剽㬟古字通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葢言勃壤也殼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葢言鹹舄也說文云壤柔土也壚剛土也埴黏土也垶赤剛土也據此則垶爲正字騂乃假字穆桊㬟不成字當是㬟字之譌

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注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

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案說文癶部云癹以足蹋夷艸春秋傳曰癹夷蘊崇之據此則字當作癹从癶从殳癹夷正解亦當从說文

土訓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案鄭注曲禮求毋固引此經文爲證知此經以詔地求亦以詔王之毋固求也

角人以度量受之注骨入漆垸者　案說文云垸以桼和灰丸而鬃也从土完聲巾車注杜子春云軟讀爲桼垸之桼彼注作垸是也

掌染草注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茢之屬　疏云橐蘆

者爾雅無文飛鵬案釋草欇虆含邵氏正義云虆含一名欇上文烏階亦名欇郭注以爲染草也鄭注染草有虆盧疑鄭君所見本異虆含當作虆盧卽烏階也

掌荼徵野疏材之物注荼茅莠　詩出其東門傳云荼英荼也箋云荼茅秀鄭注旣夕禮亦云荼茅秀

稾人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　賢基謹案續漢書百官志引干寶注日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與鄭注同　漢制攷續漢厤志熹平四年馮光陳

晃言厤元不正詔以羣臣會司徒府議注蔡邕集載
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面侍中郎
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
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
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百官志注蔡質漢儀曰
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丞
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明帝本欲依之迫於
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
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併存每歲州郡聽採長
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謂舉謠言舉謠言者

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

周禮補注卷二

男賢城謹校字